

学者文丛
XUE ZHE

宁王朱权

姚品文 著



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

学者文丛

宁 王 朱 权

姚品文 著

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

学者文丛 (中文版)

主 编 枫 桥

秦子政

责行主编 林 楚

编辑制作 雅图工作间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丛 书 名 学者文丛

书 名 《宁王朱权》

著 者 姚品文

封面设计 李 平

责任校对 石同兴

出版发行 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

3128NE 217th Street

Seattle WA98125 US

监 制 SWA 设计印务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5 千

图 数 8 幅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75 440 P

印 数 1—7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0-896581-3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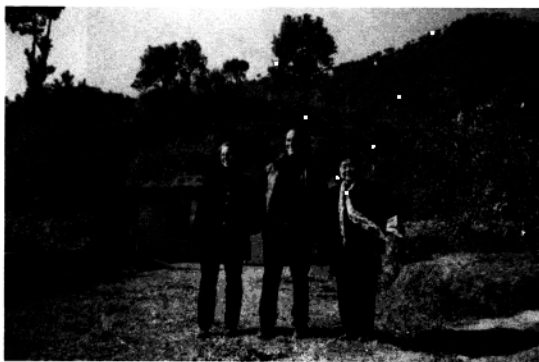
定 价 38.00 元



1999年夏作者与丈夫张选劲在一起



2000年初夏作者(左一)与学者洛地先生(右一)
和丈夫张选劲(右二)、女儿张岚(左二)摄于东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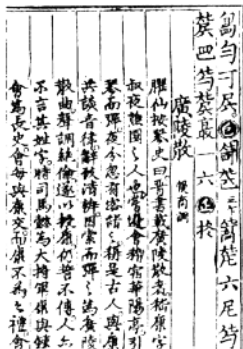
1999年12月猴岭下朱权墓前作者(右一)与美国古琴家唐世埕夫妇



朱权像(《朱氏八支宗譜》)姚國勝摹



仙琴琴样《四库全书·琴谱合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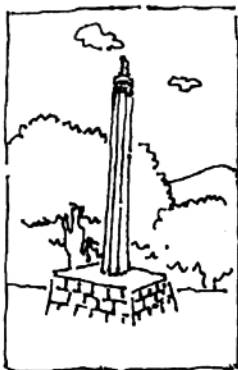
《神奇秘谱》书影明初刻本



青天一鹤《神奇秘谱》卷首



中和《神隐志》卷首



南昌西山遐龄峰下
紫岭南极长生宫遗址前华表

序

蒋星煜

朱权(1378—1448),明太祖的第十七子。从史学的视角看,他是朱元璋诸子中文才武略两方面都相当突出的。后来燕王用靖难的名义引兵南下,迫逼建文帝朱允炆走上了流亡的道路,朱棣取而代之,是为明成祖。朱权站在朱棣这一方面,以全力相助,起了重大的作用。皇位的争夺是十分残酷的,充满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场面,这在任何封建王朝,均是如此,从无例外。因此朱棣即位以后,无论朱权的表现如何?心态如何?朱权都被朱棣认为是心腹之患,为之坐卧不安。朱棣逝世后,继承皇位者亦不可能掉以轻心,虽然朱权的势力与影响日趋衰微,但他是叔父、叔祖父,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都对他表面佯作尊敬,在内心深处仍非常警惕。因为朱棣之登上皇位,就是叔父夺取侄子的政权,这一点任何人都很清楚。而朱权本人为了能苟全性命,亦不得不尽可能时时作“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状,把自己装扮成与世无争的人物,一直到逝世为止。

对朱权这样的人物写一本传记,应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决不仅仅在于了解、理解朱权这一个人,还能比较全面地看到明初宗室内部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及其发展。推而广之,对历代历朝宗室内部明争暗斗的研究与剖析,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不少联想和启迪。

《宁王朱权》共分三卷,其最主要的第一卷,就是对朱权一生事迹的勾勒,不仅脉络清晰,材料详备,不乏罕见的文献乃至文物的引证,而且充分显示了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

所看到的唯一较完整的朱权传记。所谓“评传”，作者的评也不是冗长的议论，也不是经过浓缩的“太史公曰”式的结论，而是化解于倾向性比较鲜明的叙说中，这样就增强了可读性。史学家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应该冷静而客观，这种冷静而客观的研究精神原不排除作者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这说起来很方便，在实践中则很难辩证的予以解决。

司马迁是汉代杰出的史学家，《史记》的学术价值不容有任何怀疑。但是人类的心态十分复杂，有时也会呈现逆反情结。汉楚相争以刘邦胜利成为开创汉代基业的汉高祖而划上句号；项羽自刎于乌江，原是失败者的可供选择的一种下场。司马迁在字里行间则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倾向项羽的笔触，原不是以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觉得本书的作者姚品文教授也有着近似司马迁那种同情失败者的倾向性，好在这种倾向性比司马迁之对项羽为淡化，所以并未影响对史实的相当客观的叙述与评论。

从古典戏曲理论的视角看，朱权又是明代前期最有影响的一位戏曲理论家，他的《正音谱》虽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但在当时来说已经无出其右了。相形之下，元代的《中原音韵》、《青楼集》、《录鬼簿》都仅涉及古典戏曲的某一构成部分，而且近似原始材料，很难说有多少理论成份，《正音谱》则已具备了理论著作的雏型，而且基本上吸收、采录了元代诸书的有关材料，加以融会贯通到全书的不同章节中。《正音谱》之所以被后世戏曲理论家广泛引用，决非偶然，此书在中国戏曲理论上是一部承先启后的著作，如此评估，我认为毫无溢美之处。

姚品文的《〈正音谱〉述评》是不同凡响的力作，其学术成就，堪称为世纪之交戏曲理论研究的一大收获。第一卷《朱权评传》固然可以说是填补空白之作，而第二卷情况完全不同。半个世纪以来，《正音谱》在古代戏曲理论界是一部热门书，但是人们基本上都是

引用其片言只字，即使进行研究，亦多浅尝即止，就书论书，都没有深入下去。而姚品文锲而不舍，终于在此书的文艺学与文献学两方面都有了优异的成果。作者将朱权著作《正音谱》的“努力方向”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将杂剧、散曲作一体观，并在其中突出对杂剧的研究，以提高杂剧的地位；

（二）用诗词的审美观念欣赏和评论这些“乐府”，唤起人们对它的理解和热爱；

（三）钩稽相关的资料，叙说并研究它的历史，增加人们对它的了解；

（四）制定曲谱，将“乐府”格律化。

以往论者所注意的往往集中在（三）、（四）两个方面，实际上这些都是比较技术性的问题，而（一）、（二）两方面则是对传统的学术思想，文艺理论，乃至社会风气的一种冲激，对传统观念的一种突破，其作用固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一石激起千层浪”，其深远影响不言而喻，而这种冲激、这种突破本身就是一个转折点，一个里程碑。

姚品文对朱权自序所提到的《琼林雅韵》、《务头集韵》两书也给予了更多的重视，确认此二书与《正音谱》都是朱权为作家提供“绳墨”之用，并对业已失传的《务头集韵》之内容作了合乎逻辑的推测。

此外，对《正音谱》的版本、流传、异文诸方面的探索，也都超越了前人，收获良多。

至于说：“朱权是在自觉地使自己的贵族身份对其学术发挥作用”，我认为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示人以热衷于传统学术殿堂大门之外的曲学的形象，其意图无非表白自己已无壮志雄心思考经国济民之事，希望朝廷由此能稍稍放宽对他的猜疑与监控。

我认为《朱权评传》和《〈正音谱〉述评》两卷是全书的主体。有关史料和资料的辑录也有它的价值,尤其是目录学方面。因为把朱权所有著作一一著录,尽可能写出提要,毕竟不是一蹴而能完成的,也是前人未能作到的。

我对《宁王朱权》一书评价较高,其原因我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证。而姚品文的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也使我颇为感动。早在1993年,她已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朱权研究》一书,那是江西师大古籍所与省教委古籍领导小组支持的一个项目,作为“江西历史人物研究系列”而问世的。事隔10年,她发现了不少新的资料,和海内外的学者也有一些交流,对朱权的看法比当初又深入了一步。乃决定作较大修改、较多的补充,实际这一本《宁王朱权》不能说是《朱权研究》的增补或再版,乃是一本新书了。《宁王朱权》的完成,对明史、对古典戏曲理论研究,都是值得庆贺的事。但是对她自己来说,却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她已经不可能得到任何科研经费的支持。有些中青年讲师、副教授写出了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但出版社因印数有限,拒之门外,为了评正高级职称,或争取硕士生、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只好咬紧牙关,自费出书,而她已经从江西师大退休多年,不属于这种情况,而且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也。

这样一位学者,为自费出版学术研究专著而不得不尽量节约以筹措必要的资金,当然是很高尚的人格力量的表现,就学术界、出版界而言,我总觉得不免遗憾,不免叹息。

我对朱权缺乏研究,为《宁王朱权》写序近乎狂妄。借此机会发出轻微的呼声,倒是真的。

愿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书都能有出版的机会,愿那些快速剪贴成书的选注本、插图本、删节本、“豪华”本,能从书店的书架上逐渐减少。

2001年11月于上海大宁路

序

洛 地

姚品文先生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宁王朱权》。

—

朱权，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元璋，这位“雄才大略”、“聪明神武”、“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的“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明代的开国之君明太祖，其精明能干、专制独裁，堪称前无古人，就拿他定下“祖制”：（有明一朝）永废宰相，由天子一人独揽大权这一条，我看就可令秦始皇帝愧煞。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生的二十几个儿子好象也多能征善战。其中最能干最威武的是两位：一位是生于朱元璋做皇帝之前八年（1360），王于燕京（今北京），“屡帅诸将，节制士马”，威名震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一位是比朱棣小18岁，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王于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管辖着长城以北广大地域的军事统帅且“数会诸侯”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朱棣，终于在明太祖死后四年，夺其侄建文帝之位自立，成为“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明成祖。朱权，则在经历剧烈险恶的政变兵祸之后，定居南昌，成了一位著作等身的文人学者。

世上有些事想想好象很有点意思——无论人或事，在其当时和在其后世有时会有极大的差异。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非

但是有明一代中武功文治最为辉煌，即使在我国几千年历史数以百千计的皇帝中也是很突出的两个皇帝。朱权，虽然在无数粪土皇子王孙中算得上是杰出的一位，然而将其“事业”若与乃父乃兄相比，恐怕还及不上阳光下的一篝燭火。然而，到他们都已成为历史。明太祖成祖，固然皇帝的所作所为“本身构成了历史”，但对于后世的人们的直接意义怎么样呢？我不清楚今天有没有哪个学科一定必须研究“开天高皇帝”明太祖、“启天文皇帝”成祖；但可以绝对确定地说：凡（古）琴界没有谁能不读《神奇秘谱》，研究元曲的没有哪个能不读《正音谱》。所以，作为文人，在我国数以百千计的皇帝之中，我是比较佩服“纂汉立魏”的文帝曹丕的，他身为皇帝而宣言：“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而“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也所以，“弃政作文”的朱权，成为了正如品文兄说的，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人物。”

二

品文兄在其著《宁王朱权》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

任何人若能对后世有所传留，是在于他们创造出来的那些成果，而不在于他们曾经怎样生存。但若是对其人之生存状态有所知，则必然会加深对其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文学创作，人们已经有了共识，比如知道了曹雪芹及其祖父曹寅的身世，就更能读懂《红楼梦》。

说得很好。而品文兄提出的问题是——

宁王朱权，（对于后世）是一个文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文学者。对于文学作品，如果对其作者的生存状态有所知，必会加深对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从事学术研究者呢？品文兄接着写道：

但是,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人们对他们的生平兴趣就没有那么大了。这当然不是自今日始,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学术研究是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活动,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排斥主观性的,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本身并不以研究者的生平和个性为转移。

而我以为一个人的人格又是渗透在他的一切活动中的。一个学者从事研究的出发点,他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其视点、角度和思维方式以及风格特点,成就和不足,甚至是他能不能对研究对象保持客观态度和科学精神等等,都和他在一一定的历史时代、客观环境和人生经历中形成的人格密切相关,并表现为一种学术个性。所以研究一个学者的生平,研究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曾经怎样生活过,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自然科学或许另当别论,在人文科学,又尤其是中国古代文人学者,大要如此。朱权也是如此。这虽然是我研究朱权最初的动因,但我的认识却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加深的。甚至可以说,从《朱权研究》到《宁王朱权》,有了一个飞跃。

我对“作家生平”无论是文艺作品的作家还是学术著作的作者(尤其是后者)的生平,向来非但是漫漫然不加经心,而且从思想上就不认真重视,以为能有个大致的了解就尽可以了。记得十年前为某友人的诗集写的序中曾有云:“余谓诗之于世,非干其人。黄莺惊梦,羌笛怨柳,读其诗不必知其人,然则知其人则读其诗愈笃。……有道:‘诗如其人’,‘文如其人’,若谓必于诗文中见其行状,是亦皮相。……。”以致时常会出现常识以下的错误;出了错也还是漫不经心。品文兄这段话、当然更尤其是她《宁王朱权》这部书,对我简直是当头棒喝!

对朱权,自古至今,无不以他与其兄明成祖朱棣及其后的皇帝的矛盾统观其人其事——朱棣起兵反建文之初,就施阴谋尽夺

朱权之兵，假兄弟之会挟持了他，许“事成，中分天下”而终食言；朱棣登基做了皇帝之后，两次拒绝朱权封地的要求；在把朱权封到南昌后直到他死，成祖及其后的皇帝们不断地收到派去的官员告朱权有“巫蛊、诽谤”的行为——因此，自古至今，从“正”到“野”的史论，无不认为朱棣、朱权二人的关系绝无“兄弟感情”可言，二人的一切来往都是“虚伪”的，对朱权作出了完全一致的定评：“怨望，韬晦。”我当然也是这样看的——说起来，这个“统观”也不算全错；但是，如果，将这个“定评”即“怨望，韬晦”去释说：朱权之所以会去做那些课题，会如其所做地去做那些课题，去释说朱权著作中的每一部、每一部中的每一点；即把朱权其人其事的每一点都提到“怨望，韬晦”这个“纲”上去认识、去解释、去剖析，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读读《宁王朱权》就可以明白我上面说的并非虚誉了。品文兄在《写在前面》中说到她自己对朱权的认识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加深的。甚至可以说，从《朱权研究》到《宁王朱权》，有了一个飞跃”，是她的谦虚和朴实。而她说的：“在重新写作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思考，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使得“许多原来的结论，包括某些史书的结论都要改写”，则不仅是在朱权研究上的“飞跃”，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如我）的思想方法上也是启迪。

三

姚品文先生研究朱权可称“海内独步”（她说的“数百年来学界对朱权的情况关注的人不多”也是实情）。十年前，她出版了一本《朱权研究》，十年后的今天出了这本《宁王朱权》。前者《朱权研究》是她成书后读到的，这本《宁王朱权》则可以说是她一边写我一边读的。两本书写的都是朱权，但无论在内容、在理解、在思想上，资料的增添更不必说起，实在是两本书。有兴趣的读者把此二者对看，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品文兄十多年来，为研究这位宁王，化的精力和心血很难用言辞表达。就以最基础的一步：把因“数百年

来学界对朱权的情况关注的人不多”而极为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所需要的搜索寻觅工夫，已足令“思而不学”者却步。为求得到较为接近事实真相的认识，对她原来已很熟悉的曲学重新思考，对她原来不熟悉的道家、医学、音乐、琴乐等学科甚至印章、异写字的努力学习、直可使“学而不思”者愧煞。其精益求精、刻苦求解，简直有点如痴如醉的样子。且说三件“小事”吧。

1. 本书附图中有两个字，冒看一下，上面是一点，像个“一”字；下面竟有点像简体字的“种”字。朱权用在不止一本书的封里和用它署序，当然不能是“一种”二字。品文兄四处求解不得，结果被她自己辨认出来了——根据对朱权“中和”思想的理解辨认出来了，原来是“中和”二字的合写。见到她那欣喜若狂的样子，不能不受其感染。

2. 前不久，她已经在整理全书准备付印的软盘了，2001年11月5日，我在杭州，收到她发来的一封题为“新发现”的电信：

知道下面两首诗是什么吗？

三月二日陛辞钦蒙赐赏

贤王开国大江西，侍从朝辞白玉墀。
曙色飞回双阙凤，春声唱彻五门鸡。
烟霏缥缈凝丹崖，天语从容降紫泥。
惭愧微臣蒙赐赉，姓名亲向御前题。

扈王驾出都城

三月三日天宇晴，千官扈从出瑶京。
桃花水动黄龙舫，柳絮风扬翠羽旌。
宝历万年宗社固，金城百雉瘴尘清。
白头奔走惭何后，载笔题诗纪远行。

是朱权的王府教授胡奎和朱权一起辞别南京时写的。朱

权是怎样和朱棣告别去南昌的一目了然了。可姜清《姜氏秘史》和查继佐《罪惟录》是怎么写的？——见附录《生平史料》。我们胜利了！“理”学胜利了。“历史”可以改写了。这是我得到的新收获。（诗、事见本书《第一部分朱权评传·韬晦南昌》中）

3. 这本《宁王朱权》原来是分为“上、中、下”三卷，品文兄对那样的安排一直并不很满意；但想想已经这样了，也就这样吧。全书的书稿（软盘）在2001年11月26日交付排印。到这时候，她想来想去，心中难安，决心把三个卷拆开，重新组合安排。可以想象，这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又需要化多么大的工作量！

现在，这本《宁王朱权》终于印就出版了。以研究朱权而言，品文兄化了十多年，最后几年可说是“全力以赴”；而实际上，可以说是姚品文先生一生为人、学风、文风的凝聚。我得先睹此书，又知此书之所以成，幸焉。于是，品文兄嘱文，不揣浅陋，为序。

姚品文先生，1934年生，湖北建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女；我习惯以“品文兄”称之，如文。

辛巳冬日

于杭州西溪西底